

冰雪造梦人

□马 健

那年的春节假期,我去了东北黑龙江,在哈尔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东北大年,感受到浓浓的冰雪风情。那白雪皑皑的大地和晶莹剔透的冰雕,仿佛映照着开心的笑脸,把我的心绪带出山外,飘得很远很远……

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想更真切地感受哈尔滨的冰雪之美,于是一个人悄悄出了门。哈尔滨的道路与其他城市道路并无两样,只是多了一些积雪和冰块,没有任何雕饰,走在上面只听得见“吱嘎、吱嘎”的声音。小雪蓦然下起,我行走其间,倍感宁静空悠。雪中的人最快活,虽然雪只有白色这种普普通通的颜色,但有斑斑点点的人影,白皑皑的雪就灵动起来。

循着旅游攻略,我来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我知道这里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多的冰雕景观,还有很多娱乐项目。抬眼看去,一座光华门式样的检票门呈现在眼前,上面两层的阁楼屋檐是红色的,中间镶嵌的柱子都是绿色冰灯。阁楼下面是蓝色冰灯围成的一面城墙,上面用红色大字书写的“冰雪大世界”字样。凑近一看,原来晶莹剔透的长方形冰块里面都装有彩色的电灯管,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效果。

那天,哈尔滨夜间的气温降至零下25摄氏度,但畅游的人流仍是络绎不绝,一个个神采飞扬,毫无瑟缩之感,大有“雪虐风饕愈凛然”的昂扬气概。到底里面是什么样的冰雪世界呢?我带着好奇心走了进去。那一座座冰雕灯塔五彩斑斓、形态各异、光彩夺目,上面还有一个小娃娃似乎兴奋地参加晚会。边走边看,还有一座大弥勒佛冰雕正神态可掬地冲着我们微笑,似乎预示着新的一年大家都平安幸福。最为壮观的还是那座雕刻的五台山塔院寺里的一座七八十米的白塔了,它外面是一层冰,里面是空心的,布满了蓝色的灯管。塔顶还有一台高功率的激光灯,射出一束束醒目的白光。塔下有一座冰灯广场,几座三四米高的小塔围着大塔一圈,五光十色、美轮美奂。

不知不觉,已经转过了大半个冰雪大世界,有些内急,连忙寻找方便之处,看到一处棚内有灯光,于是走了过去。很快发现,这边不是卫生间,只是一处人工搭建的工棚,从缝隙里看到一个消瘦的老人,低头鼓捣着什么。虽然他背对着我,面部表情看不清楚,但是他身旁的小刀、锤子等工具特别引人注目,几个没有完成的冰雪雕塑作品横七竖八地躺在旁边,看来他是在忙乎这些东西。我陶醉在此刻的宁静和淳朴的感动之中,感到这里是冰雪大世界最具温情的地方。我轻轻咳嗽一声,然后慢慢敲门,提醒着老人有人要进入工棚。那老人见有人进来,放下手中的活儿,把门打开。当他得知我是一名外地游客在此参观,很是热情,兴致勃勃地介绍起他正在做的事情。老人60多岁了,是位冰雕师,冰雪大世界里矗立着的那一排排冰雪雕塑作品中,很多是他和同行们的杰作。

老冰雕师介绍着他的工作,又掏出他的手机,翻看着手机里的照片,那些都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场景。清晨时分,他们身穿厚棉袄去松花江采冰。清理、打磨冰面上的积雪和杂冰,开动切割机,在飞转的电锯下,



厚厚的坚冰像豆腐一样被切开。他们手拿冰钩,三四人一组将江里的冰块齐心协力拖出水面。之后,一块块厚度三四十厘米左右、一米见方的冰块,被运送到冰灯展区。在冰雪大世界的工棚里,他们用特制的电锯将冰块按图纸要求切割好,然后用链子锯、刀锯和冰铲,将冰块四面打平抛光,一块一块地按要求码在要制作的冰灯或冰雕上面。之后,凭借冰雕师傅们的巧手,把堆砌好的冰块慢慢雕琢成型。最后,工人师傅把一层一层雕刻好的冰块粘帖到一起,搭建成各种造型,这些精美的冰雕作品才算完工!老冰雕师说,这样的工作简单而枯燥,有时候安装调试,其间需要往返三四趟。我看到老人的双手长满了厚茧,手指上还有许多被钉子或小刀划伤的痕迹。

老冰雕师告诉我,他从事雕刻行业已经二十多年了,平时做木雕、根艺等雕刻,进入冬季就开始做冰雕、雪雕。进入12月中旬,冰雕、雪雕师傅们就忙活起来了。每天天亮就出外干活,一直到太阳落山、看不清为止。每天大概都会工作10个小时,中午休息10—20分钟去吃顿饭。我听得十分惊讶,这么美丽的冰雕照片,都是在他们辛勤劳作中产生的,而且在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与冰块亲密接触,这是怎样的一种喜爱与执着啊!我跟着老冰雕师在棚内站了半个多小时就已经冻得手脚发麻,而他和他的队友们忙活得热火朝天、干劲十足,这也让很多路过的游客为他们点赞。“我们也觉得冷,但是想着再加把劲儿,大家就能在冰雪大世界看见漂亮的冰雕、雪雕,觉得干的值!”老人的脸已经冻得红扑扑的,但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不得不对老冰雕师更加佩服,他们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用手中的刻刀雕出如此美丽的人物、鸟兽……通过这些精美的冰雕,在人与自然之间、艺术美与自然美之间,架起了一座灵犀互通的桥梁。这是一种新奇而卓有成效的尝试。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艺术品并非出自久负盛名的艺术大师和雕塑名家之手,它们的制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雕塑艺术正是由这些冰雪造梦人完成,闯入“寻常百姓家”,这也值得我们热情地赞颂。告别老冰雕师,我继续游览了许多景观,从水凇山寒的塞外到繁花似锦的江南,登上了世界屋脊,访问了江南名楼,欣赏了富有异国风情的冰雕作品和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各式冰灯。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之所以引人入胜,我想,不仅由于它是一个纯冰雪构建的水晶世界,因为这些冰雕都是精美的艺术品,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价值,更因为有着那些朴实的冰雕师的默默付出。

我听说,人流中藏有许多冰雕师,这些冰雪造梦人完成了作品,喜欢不动声色地倾听着观众的评议。回去后埋头灯下闭目沉思,准备明年推出群像绝伦的新的冰雕作品。据说,仙家日月过得很慢,而人们的感受却是快的,所以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诗句。在瑰奇的冰城里,亦有同样感觉。

离开冰雪大世界,我再次回望那冰雕“玉”砌、雕镂参差、雄浑壮丽的河山,更是美轮美奂、惟妙惟肖,它们在镶嵌其中的五光十色的电灯映照下,愈发显得神奇瑰丽、灿烂辉煌。虽然它们不久将来都是一滩流水,但是却再也抑制不住对这座冰城的热爱和冰雪造梦人的深深敬意。

树干上是一只灵动的“松鼠”,空地里建起了雄伟的“长城”,中文系教学楼门口伫立着冷峻的“高尔基”……

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清纯、知识与才华,和我以前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我努力适应,却也为那些逐渐消融的冰雕雪景略略伤感。早听说兆麟公园有冰灯游园会,专业制作、晶莹剔透,比校园里的冰雕作品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我一直想去看看。

几位中学女同学要在哈尔滨转车,其中有我心仪已久的小波。她们有半天空闲时间在哈尔滨游玩,我尽地主之谊,领着她们去观赏冰灯自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项。

走进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玉砌银镶的冰灯海洋,艺术家们冰铲飞舞,手下的冰块瞬间就变成了冰奇灯巧、灵气活现的艺术品。天安门城楼、万马奔腾、嫦娥奔月、卖火柴的小女孩、风浪里一叶小舟、篱笆女人 and 狗……现场制作游人可以加入,女同学也手持冰铲来一次重在参与,我注意到小波欢天喜地,异常开心。我既要照顾大家,也想更多地关照小波,又不想让她其他人看出蛛丝马迹,便费尽心思忙前忙后,乐此不疲。彼时哈尔滨冰雪活动规模盛大,冰雪节开始举办,我们又赶上松花江上坐冰帆、狗拉爬犁,体验着冰雪世界的热情与快乐。

我们吃冰糖葫芦,吃马迭尔面包,喝马迭尔酸奶,冰天雪地里吃着冷冻食品,伴着团团哈气大快朵颐,别有滋味。

那次冰雪之行终身难忘。后来我和小波也如愿结为伉俪。每每回忆,几位女生都说我颇有计,独对小波照顾有加。小波也笑称尽管多加防备,还是被我骗到了手。当时大家都看得清楚,却不肯说破。我也暗自庆幸,那次虽算不上精心策划,却也颇费脑筋。但冰雪的特殊魅力,何尝不是为我俩彼此好感增加了足够分量的砝码呢。

时光流逝。随女儿到江南生活,时而会怀念北方,怀念哈尔滨的冰雪。哈尔滨四季分明,色彩浓烈。春天像水彩画,淡雅、柔美。夏天像水粉画,清香、艳丽。秋天像油画,苍劲、厚重。冬天漫长,是一幅让人久久凝望的水墨画,一如儿时的记忆,简约而恬静。

《冰球似火》终于出版了。

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正躺在床上饱受煎熬。每天挂在眼前的是一袋一袋、一瓶一瓶的药,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没完没了,纠缠不休。还有一大袋子的“狗粮”(营养液),每天早就守在眼前,直到深夜才被护士扯下来拎走。当我收到《北方文艺》滕蕾老师传给我的好消息,再看那些袋子和瓶子,好像是来祝贺我的朋友,一个个晃来晃去的顺眼了许多。一周之后,妻子搀着我拖着身子走出医院那天,漫天大雪,热气腾腾。面对迎接我的大雪,我尽量把腰身挺直一些,如果说我这人还算坚强的话,那是家乡的冰雪给了我坚强的力量。

哈尔滨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冰雪情缘,如同三亚人生来就面朝大海一样。我是哈尔滨人,能为哈尔滨的冰雪文化写一本书而感到欣慰。

写平房的冰球故事,是2020年的秋天开始的。我是一个不会打冰球的人,但是我身边却到处都是说不完的冰球故事,这小小的冰球,能把平房淹没在它精彩的故事里。我第一个采访的就是在哈尔滨冰球界鼎鼎大名的侯玉海老师。他退休前是哈尔滨市第55中学的体育老师,在执教生涯中,他一共培养出100多名专业冰球运动员,有二十多人进入国家男、女冰球队。就凭这些响当当的数据,他想不出名都不行。他有许多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有一次训练时被冰球打掉了门牙,满脸是血,他只简单处置一下,挥挥手里的冰球杆,随着他的喊声继续训练。他在比赛中对裁判员罚下他的队员不满,他不冲裁判员喊,而是冲自己的队员喊,“你们再下来一个、再下来一个,我三个打五个也照样赢。”这个曾经高举过亚运会火炬的东北汉子,曾在病中对我

我和我的《冰球似火》

□温宏声

说过,“我是看不到中国冰球在冬奥会上升国旗、奏国歌了,但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的学生,他们一定能在冬奥会上升国旗、奏国歌。”

侯玉海是一个英雄,他的英雄气概感染了我,我对他说,我要用你当年打冰球的劲头来写冰球。我一瘸一拐地四处奔走,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采访了100多人,搜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完成了《冰球似火》的写作。

平房是哈尔滨的一个小地方,但这里却是冰球运动的大基地。这里的冰球历经60多年的风霜雪雨和几代冰球人的不懈奋斗,有70多名男、女运动员穿上了国家冰球队、国家青少年冰球队的战袍,在国家队和青少年队,都有平房人站在教练席上领军布阵。

平房的冰球英雄辈出,平房的冰球星光灿烂,冰球赋予了平房豪迈的性格,冰球滋养了平房独享的欢乐。

“冰球之乡”的美誉传遍四方。

去年的7月17日,侯玉海老师因病去世。参加他简单的葬礼时,我满脑子回响的都是他的那句话,还有他说话时那孱弱的声音和溅出火星的目光。

遗憾啊,侯玉海老师没有能够看到《冰球似火》出版,遗憾中也有少许欣慰,我这个老人总算把另一个老人的故事写在了书里,留给了后人。

如今的“冰球之乡”还有王乃伟、李兴洲、常大勇、杨冬雪这些兢兢业业的体育教师在续写着《冰球似火》的故事。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已在这里修建,我还听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园也将在这片土地上开发建设,我不知道《冰球似火》还会有待续的篇章。

《冰球似火》是我跟“冰球之乡”聊了一次天,也算是跟冰雪文化之都搭上几句话。漫天大雪中我忽一闪念,如果当年我也能跟侯玉海打几年冰球,我的人生定会多一抹亮色,我的《冰球似火》也定会多一份火一样的激情。



旧日的冰雪时光

□孙 戈

冰天雪地是北方冬季的原生态。若无几场大雪,总会觉得不像冬天,尤其在孩子的眼中,就缺少童话世界了。

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落,银装素裹。雪渐渐停歇,每家每户的小院就会被主人清扫得干干净净。那时候汽车稀少,街面就显得宽阔,也相对安静。街面几乎是不被清扫的,雪地上有车辙,有脚印,被车马碾压,被行人踩踏,明亮光滑,甚至会形成天然的光面。胆怯的孩子拽着大人的手滑行,心满意足。顽皮的孩子兴高采烈,飞快地奔跑、滑动,看谁滑行的距离最长。冰雪世界是幽静的,但人们时刻在动,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出炊烟。如若高处俯瞰,房屋、街道、树木、围墙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居民的院落却露出底色,黑白相间,黑白分明,像一幅写意的水墨画,简约而恬静。

那些年冬天比如今天要冷得多,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的天气时常出现。奇怪的是大人们不敢在外面逗留,如我们一般大的孩子却从不畏惧冰雪严寒,尽管会被冻得手脚麻木,冻疮年年都犯,却阻止不了我们满世界撒欢。玩到尽兴时,满头大汗,索性摘下棉帽子,脑袋热气腾腾,湿漉漉的,瞬间被雪霜染白。

吸引我们的当然是户外运动,项目丝毫不比夏天少。堆雪人、抽冰尜、滑滑板、拉冰爬犁、推铁圈儿……每一个游戏都趣味十足,让人意犹未尽。

我们常玩的一种游戏,大概是从冰球加其他项目演变而来的。每人手持一根木棍,顶端带弯头的最好。如果是六个小伙伴玩,要在地面上抠出五个小坑,小坑的数量一定比总人数少一个。大家站在临时划出的线上,手

持木棍,弯头抵在鞋面上,抬腿把木棍抛出,木棍不能超出事先确定的标志。最离谱者无坑可占,作为进攻一方,用木棍击打一个蹒跚的罐头盒子到小坑附近,引诱大家击打,伺机占领木棍来不及回位的小坑。被占领坑位的孩子只好与之换位,做一个抢坑者。

这种游戏充满了智慧。占坑者既要有团队协作意识,又要机动灵活,把握稍纵即逝的时机。大家是默契的,有做假动作虚晃一枪的,为了吸引抢坑者的注意力,由其他人完成致命一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把罐头盒子击得越远越好,打击抢坑者的气焰,看着他垂头丧气,心有不甘地找回罐头盒子,重新组织进攻。

抢坑者也要眼观六路,既要选准目标,又要随时调整策略。因为人数对比悬殊,单靠身体对抗冲撞很难奏效,智取往往是最好的手段。猜准对方的意图,在对手出手时眼疾手快,闯关夺隘。攻防双方斗智斗勇,是心智与力量的交锋。

我们称这个游戏为“打空壳”。也有别的叫法,管他呢,不重要。男孩子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冰雪之中的对抗,总好过那些太过文雅的游戏。

到哈尔滨上大学,才感受到冰雪的浪漫。漫天飘落的雪花,竟然赋予莘莘学子别样的气息。我平生第一次与女同学打雪仗,觉得新鲜,又不像儿时的雪仗那么无所顾忌,酣畅淋漓。青春懵懂,激情飞扬,却又小心翼翼。

堆雪人更是与以往的印象大相径庭,用雪堆砌不再是简单的两个雪球的罗列,再点缀一下,便完成了一件作品。乒乓球台上推出了“电脑”和错落的一叠“书籍”,